

→ 心香一瓣

父亲的情怀

□ 王敬方/口述 周进鹏 王要强/整理

今年 8 月 23 日，是我父亲王好德去世 45 周年的纪念日。1975 年，他病逝于范县人民医院，走完了 64 载光辉战斗的一生。

父亲原名王相鑫，清丰县汛营乡直集村人。参加革命后，他发现《论语》中有“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大地有载物之厚，君子有成人之美”之佳句，与自己的理想追求很是契合，就改名为“好德”，自此自励自省，做一个积善成德的好人。

1937 年，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清丰县东北区委共产党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历任清丰县公安局保卫股股长、溢洪堰派出所所长，四区（马村）党委副书记、书记，七区（固城）党委书记，原县财贸工作部第一副部长，原县畜牧局局长，原县发电厂党支部书记等职，是中共清丰县第二届委员会候补委员，曾到中共中央原华北局党校、原平原省立公安学校、原安阳地委党校进修学习，多次当选县（区）工作模范、先进工作者。因病离职休养后，他将在老家创办的 100 余亩苗圃无偿交给集体，实现了把一生献给党的誓言。

几十年来，父亲常被乡亲们和他的老同事、老战友谈起，让包括我在内的后辈倍感自豪和骄傲，也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一大动力。在教育岗位上兢兢业业奋斗近 40 个春秋，我已届耄耋之年。父亲虽然去世多年，但他的音容笑貌、革命精神、高尚情怀和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仍萦绕心间，成为我和晚辈们的精神财富和美好回忆。

“我没你这个儿子， 你也没我这个爹”

我的家乡直理集村位于清丰县汛营乡东北部，地处冀鲁豫三省四县交界处，是一个有着近 3000 人的大村。直理集村虽位置偏僻，却是周边地区较大的物资集散地，每逢农历初四、初九成会，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都到这里赶会交易，民间有“山岗理直汛家营”之说。我家祖辈务农，祖父王炳文是清末秀才，非常勤劳，家有耕牛，经营着二三十亩地，生活相对殷实，但也目光短浅、胆小怕事。

1911 年 5 月 4 日，父亲出生。父亲 8 岁时，我的奶奶去世。作为长子，父亲从小就承担了家庭过多的责任。他中上个头，浓眉大眼，性格刚毅，很有主见。当时地方军阀混战，时局动荡不已，祖父希望他本分做人、少出头风。1927 年，父亲第一次离开家乡，到 25 公里外的濮县（今范县濮城镇）五三工厂当学徒，学习打袜子、织手巾手艺。

1930 年，经本族人介绍，父亲到河北大名县晶生织袜厂当工人，挣钱补贴家用。大名七师是直南革命策源地，受到与我家有着亲戚关系的大名七师学生刘镜西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原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、北京市原教育局局长等职）影响，父亲的觉悟得到提高，逐渐向党组织靠拢。1933 年，父亲回家创业，利用农闲打袜、卖袜。1937 年，经刘镜西、王鸿魁介绍，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经查阅父亲档案，其在入党动机中写道 “为了抗日，追求平

等”。在刘镜西晚年的回忆录中，有多处提到父亲参加的抗日活动。

抗战初期，日伪、痞匪、汉奸在理直集村十分活跃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，是故我双方争夺的要地。仅在理直集村周边，就分布着观城、仙庄、千口、韩张、柴庄、老化里等多处日伪军据点或炮楼。父亲是村武装委员，我家是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。父亲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加入抗日救国会、农会等组织，除宣传党的政策、发动群众外，还负责搜集、传递情报。为便于藏身、储物，我家在翻盖西屋时，有意在北墙外加盖了一道墙，中间是只能容下一个人的狭窄空间，从屋顶放下梯子才能进去。父亲非常注意保密，在家里从不提工作上的事。母亲虽担心他的安危，但也热心支持父亲的工作，经常配合他做工作。

为便于活动，父亲以卖袜子为掩护，经常奔走于清丰、南乐、大名、莘县一带，传递情报，张贴传单，历经各种艰险。一次，父亲在莘县王庄集镇一带活动，当晚住在了地下联络员家里。没料到，日伪军半夜突然进村搜查。惊醒的联络员急忙让父亲从后墙跳出，并躲进墙外的玉米秸秆垛里。狡猾的敌人打着手电筒四处搜索，当发现联络员的被窝两头都热，墙上挂着两顶帽子时，心生怀疑。好在联络员反应迅速，回答又滴水不漏，这才化险为夷。

父亲张贴传单很有一套。传单在小粗木棒上裹着，糗糊在大口袋里装着。深夜，父亲一手抹糗糊，一手快速滚动小粗木棒上的传单，动作娴熟麻利。在大名期间，他借宿在此经商的本村族人家里。一天，父亲贴传单的事被族人知道了，他大发雷霆：“好德，你怎么干这事啊！一夜间满城的传单都是你们干的？这可是要杀头的！你家有吃有喝，你千万不能连累我呀！我这里不能收留你了，你马上走吧。”

有段时间，父亲在南乐县韩张镇以卖洋火（火柴）为掩护，暗中与当地党组织联系，以震慑敌人。由于洋火在当时属于禁卖物品，一次，他的洋火摊被突来的日伪军收缴。洋火再贵也不心疼，他着急的是其中一盒洋火两层底面中间的情报。为找回这个藏有情报的洋火盒，他冒着危险，找到了韩张镇有点名望的亲戚。不明原因的亲戚凭自己的影响力，帮父亲要回了洋火。好在藏着情报的那盒洋火还在，情报没有落入敌手。

长期的革命斗争，使父亲练就了一身跑腿工夫，善于夜间长时间奔走，一般人都撵不上他。一次，他接到任务，半夜到南乐、清丰交界处的南清店日伪军炮楼周围埋地雷，以震慑敌人。从理直集村到南清店村有 20 余公里，父亲带领队伍准时到达并完成任务。父亲后来回忆说：“那次太可怕了，埋的都是地雷，时间又那么紧，稍有不慎，别说炸敌人了，可能自己的命就保不住。”从南清店村回家途中，他们又绕道马村乡白马杨村，趁着夜色割掉了日伪军好几捆电话线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父亲历任三区（仙庄）联合会组织委员、信贷所主任、副区长。父亲的

革命行动引起反动势力的仇视。他们对父亲恨之人骨，扬言要他的命，并几次雇佣杀手阴谋杀害父亲。因父亲在村里和周边威望较高，总有内线提前告诉家人，让父亲能提前做好防备。一次，本村几个面目凶恶的匪痞敲门找我父亲，有些革命经验的母亲说他好多天都不在家了，他们才悻悻而归。其实那天父亲在家，就躲在西屋夹层中间。

一家人因父亲从事革命而天天提心吊胆，最先受不了的是我的祖父。本村地主对祖父进行威胁，并动员祖父让父亲投敌。在祖父看来，父亲加入共产党、参加并领导革命，打破了他平安的生活，是大逆不道、引火烧身，辱了他的脸面。他没少与父亲争吵、搞摩擦。他当面教训父亲：“我没你这个儿子，你也没我这个爹！”看到父亲铁心跟党走、干革命，为保家人平安，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。一天，他走在大街上大声反复吆喝：“我不当王好德的爹了，我不当王好德的爹了。”全村群众到街上看热闹，也没有动摇父亲的决心。祖父到死都没再搭理我父亲。

“苗圃不是咱家的， 我死后要无偿交给集体”

常年在外革命和工作，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胃病、肺结核等多种疾病，但他仍坚持带病工作。在组织关心下，他两次到原河南省结核病医院住院治疗，病情才有所好转。1961 年 5 月，父亲调任筹建中的清丰县发电厂党支部书记。这是清丰县第一座火力发电厂，筹建任务非常繁重。1964 年，他感到身体条件无法胜任重任，就向县委提出申请，要求离职休养、回乡务农。请求得到批准后，他便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，返回故乡的土地。

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。他计划一边养病，一边为村里干点事。回乡不久，他就向村党支部申请，利用村东北的大片盐碱地改良土地、建设大型苗圃，为改变家乡面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。经同意后，他在苗圃靠路的位置建起一间土砖混合的小屋，建房材料都是他从家里拿的。哪块地育树苗，哪块地种果树，他心中都有规划。他不向上级伸手，用自己微薄工资购置苗圃急需的树苗、果苗、树籽。他也不占用村里青壮劳力，发动家人和村里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自力更生，扫榆钱当树种，剪柳条做树苗。几年下来，苗圃渐渐有了起色。

建苗圃之初，他就与家人约法三章：家里人跟着我干活，没有沾光的份，干活还得带头干；苗圃有了收成，家里人参与分配。果树刚有收获，他就向全村群众免费分发。现在村里仍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：又大又圆分给老年，又青又硬分给青年。在满足苗圃自身使用后，他还向群众无偿提供树苗。

除病重住院外，父亲在苗圃度过近 10 个春秋。他白天劳动，晚上看护，除回家吃饭外，很少回家。果树进入采摘期后，他就让母亲送饭，吃住在苗圃。在他的精心养护下，苗圃规模越来越大，林果品种越来越多，杨树、

槐树、苹果树、梨树、桃树、杏树、核桃树、花椒树等应有尽有。一块长不好庄稼的盐碱地，逐渐发展成林木成行、果木繁盛的花果园，成了村里群众最愿意去的地方。

父亲回乡不图报酬建苗圃、惠乡亲的事迹传开后，很多村的干部群众前去苗圃参观。县里还在村里专门召开先进典型会，夸赞父亲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。

父亲病重期间，再三嘱咐家人：“苗圃不是咱家的，我死后要无偿交给集体。”父亲去世后，我们家没有占有苗圃的一草一木，全部交给村集体，替父亲完成了最后的心愿。

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五人要求严格，鼓励我们多劳动、多干事，少说空话，用双手改变生活。他最痛恨拉关系，走后门，沾公家便宜，搞不正之风。五个子女，他一个也未安排工作或打招呼、求照顾。我的大姐、二妹嫁给了邻村一般农民；我通过上学、考试，走上了教育岗位；我爱人一辈子在农村务农；两个弟弟通过参军、转业，才有了一份工作。后来，我们弟兄三人才入了党、走上基层领导岗位。

“俺家的东西会长腿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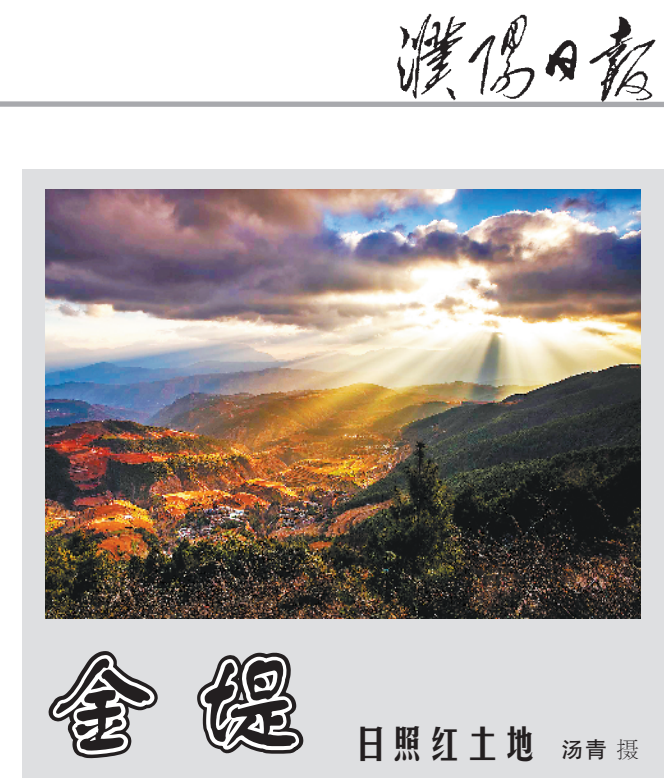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有大爱之心和群众情怀。在家休养期间，正值国家困难时期，他把群众冷暖挂在心上，利用自己条件和一技之长，为乡亲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。

他会拼装收到一两个台的简易收音机，做好后都送给街坊邻居。他带领大家制造风力水车，以风力作为动力，把河里的水提上来浇灌农田。当水车安好出水时，村里一名伤残退伍军人想试试水车有多大劲，竟把拐杖挂到水车上，差一点被水车带上去。他下来后直说：“好德叔造的风力水车，劲儿可真大呀！”当时，这架风力水车解决了村里 40 余亩土地的灌溉用水问题。因为它，公社不少干部群众去村里参观。

看到村里还有一些群众生活困难，父亲在组织大家自救、争取上级援助的同时，也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。我家人多，生活也不宽余，但他还是把家里人正盖着的被子、正穿着的衣裳及缸里的米面，送给急需的乡亲，帮他们暂渡难关。当时年龄尚幼的三弟说：“俺家的东西会长腿。”一些老人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：“共产党能不胜利吗？你看你爹跟共产党多一心啊！啥事儿都装着共产党、想着老百姓，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给了人家。”因为父亲的善举，乡亲们都说共产党好、共产党培养的干部好。

一个人为党和人民做了好事，党和人民也不会忘记他。父亲去世时，县里来了很多前去悼念的领导 and 县直机关、乡镇的代表，100 余个花圈排成了长龙。全村人也都为 he 送行。我还记得县领导在悼词中这样称赞父亲：“王好德同志是个优秀共产党员，是全县干部群众学习的好榜样。”安葬那天的情景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父亲虽去世多年，但他的事迹仍在家乡流传。我也经常教育晚辈，一定要把父亲的事迹传下去、精神继承下去，把自己的才干全部献给党和人民。



金堤

日照红土地 汤青 摄

→ 流年光影

瓜圪，也叫菜圪。在我的家乡，瓜圪是人们常吃的一种饭食。

瓜圪其实是一种饼，与成年人的单只巴掌一般大小。瓜圪虽然属于饼，但它和烙饼又完全不同。烙饼用的面是硬面，要经过和面、揉面、醒面，然后被擀成大蒲扇似的薄片。这样的饼既筋道又柔软。说它筋道，吃的时候，两只手攥紧饼，使劲往下拽，不然只靠牙齿很难把饼咬进嘴里；说它柔软，吃之前把饼摊开，把炒好的鸡蛋、醋熘绿豆芽、黄豆酱等一一摊在上面，再放两根小青葱，然后一层一层地裹起来，不管怎么裹，饼都不会折、不会破。一张饼快吃完了，往往底下还兜有一小汪的菜汁。

做瓜圪，最好是用嫩西葫芦、南瓜花（即南瓜花）做配菜。初夏，篱笆墙下点种的南瓜秧上开满了金黄色的慌花，散发着阵阵芬芳；菜畦里的西葫芦结出了头茬瓜扭，周身带着毛茸茸的白刺儿，嫩得好像一股绿水。

清晨，到菜园打理蔬菜的母亲，有时会掐一把黄澄澄的南瓜花，或是扭两个西葫芦的嫩瓜扭，拿回家给我们做瓜圪吃。

母亲把西葫芦洗净，切成细丝，放在小瓷盆里，舀两碗麦面倒进去，调成稠糊糊的面糊，再放上葱花、花椒面、细盐，用筷子不停搅动，让西葫芦丝、葱花、花椒面等均匀地融合在一起。搅的时间越久，面醒得愈好，面糊越柔韧，做出的瓜圪愈好吃。如果面糊里面再磕进两个鸡蛋，瓜圪就更松软，口感更好。母亲搅好了面糊放在那里醒着，就忙着去支摊瓜圪的小铁锅。锅是平底的铁锅，黑黢黢的。在灶口只需支起三块砖，把小锅放在上边即可。等柴火把锅烧热了，在锅底放一点清油，舀一勺面糊，用手在锅底轻轻一旋，然后再用铁锅铲子轻轻地把面糊摊平，一张饼就成型了。油不能过多，不然就变成了炸。母亲放下手里的铁锅铲子，赶忙抓一把柴送进灶底，烧火棍轻轻一挑，火就“嘭”的一声着旺了。

摊瓜圪最好烧麦秸火。麦秸火是爆火，见明火就爆燃，但它燃得快，熄得也快。等灶里的这一把麦秸着完了，锅里的瓜圪也就烙熟了。

瓜圪软糯香脆。摊好的瓜圪就像一张透明的宣纸，上边缀着一层焦黄的嘎渣儿，外焦里软。裹挟在面糊里的西葫芦丝，变得青绿翠碧。麦面的醇香、葱花的焦香、西葫芦的鲜香，小小的灶房根本就盛不下。它们伴随着乡间松软的香气，萦绕着四处飘逸而去。

吃瓜圪最好是蘸蒜汁、就青葱。蒜以刚剥下来的新蒜为最好，这时候的蒜薹，透着特有的清香，柔糯，又不十分辣嘴。把蒜捣成蒜泥，用醋、芝麻香油调了。把瓜圪对折叠起来，蘸着吃。青葱最好是新薹的小香葱。母亲往往是这边摊着瓜圪，那边催着我们去菜园里薹葱。葱是上年种麦时育的秧子，筷子般粗细。剥掉皱皮，只见上青下白，白的是葱白，青的是葱叶，白的似白玉，绿的如翡翠一般，一股鲜嫩的清香直钻鼻孔。

等吃完两个瓜圪，放在饭桌上的小米稀饭也就温了。趁着满嘴的蒜香、葱香、瓜圪香，再喝几口小米稀饭，好像回了回味，真舒服！

→ 身边的寓言

间苗与掐花

□ 魏伟

老家屋后有块菜地，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，一年四季长出的应季蔬菜也吃不完。

我一直以为，种好菜只要浇水施肥和打药就行。直到一天看到母亲在地里间苗，我大为不解地问：“妈，这些菜长得好好的，你怎么把它们拔了？”“我是在间苗，把多余的拔掉，这样才能让剩下的养分充足、长得更好。”母亲回答。“给它们多浇水、施足肥，让它们全部长起来不好吗？”“间苗就是为了扩大幼苗的间距，避免拥挤，保持空气流通和光照充足，否则是长不好的。”

那时候我正在念初中，正是对未来有着疯狂奇思妙想的年龄，整日五心不定，想当作家，又想成为画家，还想去学武术。母亲几句无心的话让我若有所思。

后来，我上了高中。一次，我看见母亲在地里给土豆掐花，便问道：“妈，是不是土豆长在地下，不需要授粉，掐去花朵，能让养分集中在根部，这样长出的果实就大了？”母亲直夸我聪明。“可是，南瓜花你也掐掉干嘛？”“我掐的是尾梢的。”“你每天辛辛苦苦浇水施肥，花都开这么大了，掐掉不可惜吗？你可真舍不得手。”“呵呵，傻孩子，尾梢开花结的果终究长不大，这叫有舍有得、不舍不得！”

母亲的话是朴实的，却让我醍醐灌顶、恍然大悟：培育种植农作物，与人成长的道理是一样的。

间苗和掐花的作用，都是去掉多余的花枝蔓蔓，让农作物集中养分，确保营养、通风和光照，获得丰收。同理，一个人在成长的路上，会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，会碰到形形色色的诱惑。这时候，也要作适当的修正和调整，正本清源，去伪存真，才能避免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。同时做到心无旁骛，劲往一处使，才可能结出丰硕的人生之果。

家乡的瓜圪

□ 孟凡民

弘扬雷锋精神

参与志愿服务

倡导文明新风